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史
部
·
明
史

(二)
李 雯瑶主编

目摇摇录

常遇春	员
明史卷一百二十七	员
列传第十五	员
李善长	员
明史卷一百二十八	圆
列传第十六	圆
刘摇基	圆
明史卷一百四十一	猿
列传第二十九	猿
方孝孺	猿
明史卷一百四十五	源
列传第三十三	源
姚广孝	源
明史卷一百四十七	源
列传第三十五	源
解摇缙	源
明史卷一百四十八	远
列传第三十六	远
杨士奇	远
明史卷一百七十	苑
列传第五十八	苑
于摇谦	苑

明史卷一百七十六	怨緣
列传第六十四	怨緣
李摇贤	怨緣
明史卷一百八十一	冤远
列传第六十九	冤远
刘摇健	冤远
明史卷一百九十五	冤原
列传第八十三	冤原
王守仁	冤原
明史卷二百九	冤緣
列传第九十七	冤緣
杨继盛	冤緣

常遇春

常遇春，字伯仁，怀远人。貌奇伟，勇力绝人，猿臂善射。初从刘聚为盗，聚终无成，归太祖于和阳。未至，困卧田间，梦神人被甲拥盾呼曰：“起起，主君来。”惊寤，而太祖适至，即迎拜。时至正五十五年四月也。无何，自请为前锋。太祖曰：“汝特饥来就食耳，吾安得汝留也。”遇春固请。太祖曰：“俟渡江，事我未晚也。”及兵薄牛渚矶，元兵陈矶上，舟距岸且三丈余，莫能登。遇春飞舸至，太祖麾之前。遇春应声，奋戈直前。敌接其戈，乘势跃而上，大呼跳荡，元军披靡。诸将乘之，遂拔采石，进取太平。授总管府先锋，进总管都督。

时将士妻子輜重皆在和州，元中丞蛮子海牙复以舟师袭据采石，道中梗。太祖自将攻之，遣遇春多张疑兵分敌势。战既合，遇春操轻舸，冲海牙舟为二。左右纵击，大败之，尽得其舟。江路复通。寻命守溧阳，从攻集庆，功最。从元帅徐达取镇江，进取常州。吴兵围达于牛塘，遇春往援，破解之，擒其将，进统军大元帅。克常州，迁中翼大元帅。从达攻宁国，中流矢，裹创斗，克之。别取马驼沙，以舟师攻池州，下之，进行省都督马步水军大元帅。从取婺州，转同金枢密院事，守婺。移兵围衢州，以奇兵突入南门瓮城，毁其战具，急攻之，遂下，得甲士万人，进金枢密院事。攻杭州，失利，召还应天。从达拔赵普胜之水寨，从守池州，大破汉兵于九华山下，语具《达传》。

友谅薄龙湾，遇春以五翼军设伏，大破之，遂复太平，功最。太祖追友谅于江州，命遇春留守，用法严，军民肃然

无敢犯，进行省参知政事。从取安庆。汉军出江游徼，遇春击之，皆反走，乘胜取江州。还守龙湾，援长兴，俘杀吴兵五千余人，其将李伯升解围遁。命譬安庆城。

先是，太祖所任将帅最著者，平章邵荣、右丞徐达与遇春为三。而荣尤宿将善战，至是骄蹇有异志，与参政赵继祖谋伏兵为变。事觉，太祖欲宥荣死，遇春直前曰：“人臣以反名，尚何可宥，臣义不与共生。”太祖乃饮荣酒，流涕而戮之，以是益爱重遇春。

池州帅罗友贤据神山寨，通张士诚，遇春破斩之。从援安丰。比至，吕珍已陷其城，杀刘福通，闻大军至，盛兵拒守。太祖左右军皆败，遇春横击其阵，三战三破之，俘获士马无算。遂从达围庐州。城将下，陈友谅围洪都，召还。会师伐汉，遇于彭蠡之康郎山。汉军舟大，乘上流，锋锐甚。遇春偕诸将大战，呼声动天地，无不一当百。友谅骁将张定边直犯太祖舟，舟胶于浅，几殆。遇春射中定边，太祖舟得脱，而遇春舟复胶于浅。有败舟顺流下，触遇春舟乃脱。转战三日，纵火焚汉舟，湖水皆赤，友谅不敢复战。诸将以汉军尚强，欲纵之去，遇春独无言。比出湖口，诸将欲放舟东下，太祖命扼上流。遇春乃溯江而上，诸将从之。友谅穷蹙，以百艘突围。诸将邀击之，汉军遂大溃，友谅死。师还，第功最，赉金帛土田甚厚。从围武昌，太祖还应天，留遇春督军困之。

明年，太祖即吴王位，进遇春平章政事。太祖复视师武昌。汉丞相张必先自岳来援。遇春乘其未集，急击擒之。城中由是气夺，陈理遂降，尽取荆、湖地。从左相国达取庐州，别将兵略定临江之沙坑、麻岭、牛陂诸寨，擒伪知州邓

克明，遂下吉安。围赣州，熊天瑞固守不下。太祖使使谕遇春：“克城无多杀。苟得地，无民何益？”于是遇春浚壕立栅以困之。顿兵六月，天瑞力尽乃降，遇春果不杀。太祖大喜，赐书褒勉。遇春遂因兵威谕降南雄、韶州，还定安陆、襄阳。复从徐达克泰州，败土诚援兵，督水军壁海安坝以遏之。

其秋拜副将军，伐吴。败吴军于太湖，于毗山，于三里桥，遂薄湖州。土诚遣兵来援，屯于旧馆，出大军后。遇春将奇兵由大全港营东阡，更出其后。敌出精卒搏战，奋击破之。袭其右丞徐义于平望，尽燔其赤龙船，复败之于乌镇，逐北至升山，破其水陆寨，悉俘旧馆兵，湖州遂下。进围平江，军虎丘。土诚潜师趋遇春，遇春与战北濠，破之，几获土诚。久之，诸将破葑门，遇春亦破阊门以入，吴平。进中书平章军国重事，封鄂国公。

复拜副将军，与大将军达帅兵北征。帝亲谕曰：“当百万众，摧锋陷坚，莫如副将军。不虑不能战，虑轻战耳。身为大将，顾好与小校角，甚非所望也。”遇春拜谢。既行，以遇春兼太子少保，从下山东诸郡，取汴梁，进攻河南。元兵五万陈洛水北。遇春单骑突其阵，敌二十余骑攒槊刺之。遇春一矢殪其前锋，大呼驰入，麾下壮士从之。敌大溃，追奔五十余里。降梁王阿鲁温，河南郡邑以次下。谒帝于汴梁，遂与大将军下河北诸郡。先驱取德州，将舟师并河而进，破元兵于河西务，克通州，遂入元都。别下保定、河间、真定。

与大将军攻太原，扩廓帖木儿来援。遇春言于达曰：“我骑兵虽集，步卒未至，骤与战必多杀伤，夜劫之可得

志。”达曰：“善。”会扩廓部将豁鼻马来约降，且请为内应，乃选精骑夜衔枚往袭。扩廓方燃烛治军书，仓卒不知所出，跳一足，乘孱马，以十八骑走大同。豁鼻马降，得甲士四万，遂克太原。遇春追扩廓至忻州而还。诏改遇春左副将军，居右副将军冯胜上。北取大同，转徇河东，下奉元路，与胜军合，西拔凤翔。

会元将也速攻通州，诏遇春还备，以平章李文忠副之，帅步骑九万，发北平，径仓州，败敌将江文清于锦州，败也速于全宁。进攻大兴州，分千骑为八伏。守将夜遁，尽擒之，遂拔开平。元帝北走，追奔数百里。获其宗王庆生及平章鼎住等将士万人，车万辆，马三千匹，牛五万头，子女宝货称是。师还，次柳河川，暴疾卒，年仅四十。太祖闻这，大震悼。丧至龙江，亲出奠，命礼官议天子为大臣发哀礼。议上，用宋太宗丧韩王赵普故事。制曰“可”。赐葬钟山原，给明器九十事纳墓中。赠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太保、中书右丞相，追封开平王，谥忠武。配享太庙，肖像功臣庙，位皆第二。

遇春沉鸷果敢，善抚士卒，摧锋陷阵，未尝败北。虽不习书史，用兵辄与古合。长于大将军达二岁，数从征伐，听约束惟谨，一时名将称徐、常。遇春尝自言能将十万众，横行天下，军中又称“常十万”云。

遇春从弟荣，积功为指挥同知，从李文忠出塞，战死胘河。遇春二子，茂、升。

【译文】

常遇春，伯仁，怀远县人。相貌雄伟，勇猛过人，臂长力大，善于射箭。早年跟随刘聚为盗，察觉到刘聚难成大事

业，决心自找出路，在和阳投靠了朱元璋。投奔途中，因困倦睡卧在田间，梦见一身穿盔甲、手持盾牌的神人，对自己大呼：“快起快起，主君来了。”遇春顿时惊醒，朱元璋恰好路过此处，他便迅即上前迎拜。此时为至正十五年四月。不多久，遇春自荐担任前锋。朱元璋说道：“你特意为饥饿而来寻求生计，我因此将你留下。”遇春仍坚决请命。朱元璋又道：“等渡江时再为我效力也不晚。”当军队到达牛渚矶时，元朝军队陈兵矶上，舟船距岸边有三丈多远，无法登陆。遇春驾船飞速赶到，朱元璋令其前冲。遇春应声而动，奋力挥戈向前。敌兵抓其戈，遇春乘势一跃而上，大声呼喊跳跃杀敌，元军胆怯，纷纷逃跑。众将士乘势跟上，击溃元军，占领采石，又乘胜拿下太平府。战后，授常遇春总管府先锋，晋升总管都督。

当时，将士们的妻子及军队辎重均在和州，元朝中丞蛮子海牙率水军再次袭击并占领采石，截断了和州与太平府之间的通道。朱元璋亲率军队进攻采石，派遣遇春广布疑兵迷惑元军，以分其势。战斗打响，与朱元璋会合，遇春驾驶轻型战船，将元将海牙水军分割成两半。左冲右击，大败元军，将其舟船全部缴获。和州至太平间的长江水路重新打通。接着奉命驻守溧阳，随朱元璋军攻打集庆，功勋卓著。随元帅徐达攻取镇江，又取常州。吴军将徐达围困在牛塘，遇春前往支援，击破吴军，围解，并俘获吴将，任命遇春为统军大元帅。攻克常州后，迁升为中翼大元帅。随徐达攻宁国，中箭负伤，包扎伤口后继续作战，遂攻克宁国。此外，还攻取马驼沙，并率水军攻下池州，晋升为江南行省都督马步水军大元帅。随朱元璋军攻取婺州后，转任同佥枢密院

事，驻守婺州。后移师围攻衢州，率奇兵出其不意攻入南门瓮城，毁坏元军武器装备，乘势迅急进攻，拿下衢州，俘获甲士万人。晋升为金枢密院事。他在攻打杭州战役中失利，被朱元璋召回应天。后随徐达攻破赵普胜水军营寨，共同驻守池州，并在九华山大败汉王陈友谅军队。详细内容见《徐达传》。

陈友谅军队临龙湾，遇春设下五面伏兵，大败汉军，收复太平，功勋卓著。朱元璋率军队追击陈友谅，抵达江州，命遇春留江州。遇春执法严明，因此军民皆遵纪守法，无敢犯者。晋升为江南行省参知政事。随朱元璋攻取安庆。陈友谅汉军出江进攻，遇春迎击，汉军败退，乘胜占领江州。此后还兵固守龙湾，又率军援助长兴，俘杀张士诚吴军五千余人，吴将李伯升突围逃走。遇春受命建造安庆城。

早先，朱元璋所任将帅中最著名者，有平章邵荣、右丞徐达和常遇春三人。邵荣尤为骁勇善战，但此时骄横跋扈，并且心怀异志，与参政赵继祖密谋设伏兵发动政变。事情败露，邵荣被捕，但太祖意欲免邵荣死。遇春挺身而出，上前谏阻：“臣下以谋反定罪，有何可宽恕之处？作为忠义之臣，我将不与此人共生共存。”朱元璋因此赐邵荣饮酒，而后挥泪下令处死邵荣。经过此事，太祖更加器重遇春。

池州将帅罗友贤占据神山寨，与张士诚互相勾通。遇春攻破山寨，斩杀罗友贤。随朱元璋率军救援安丰，及至，吕珍已攻陷该城，杀害了刘福通。闻听朱元璋已到，遂率重兵拒守。朱元璋左右军攻城不下，均告失败，常遇春从横面攻击敌阵，三战三胜，俘获士卒、战马无数。接着随徐达包围庐州，城池即将攻下之时，陈友谅率军围攻洪都，遇春因而

被召回师，与朱元璋会师于彭蠡的康郎山，共同讨伐汉军。汉军所乘舟船高大，占据上流，锐气旺盛。遇春与诸位将领偕同大战，呼喊之声惊天动地，无不以一当百。陈友谅手下猛将张定边驾船直逼朱元璋所乘之舟，元璋舟船不巧搁浅，险些被俘。遇春抽箭射中张定边，太祖所乘之船得以解脱，但遇春之舟却反而陷入浅滩。恰巧有败退船只顺流而下，撞中遇春之舟，遂得而解脱。此役转战三日，朱元璋军队纵火焚烧汉军舟船，鄱阳湖水皆变赤色，陈友谅不敢再战。朱元璋手下将领认为汉军目前仍很强盛，一时难以全歼，纷纷主张暂放其走，只有常遇春一言不发。待出鄱阳湖口，众将领想放舟顺流东下，朱元璋却命令扼守上流。遇春乃驾船溯江而上，众将领则尾随其后。至此，陈友谅计穷，无路可走，无奈组织战船百艘进行突围。众将领迎头痛击，汉军大败，陈友谅亦被打死。战斗结束，军队回师，遇春功劳最著，奖赏了大量金银绢帛和良田沃土。后跟随朱元璋围攻武昌，不久太祖返回应天。留下遇春督军，继续围城。

明年，朱元璋称吴王，晋升遇春为平章政事。朱元璋再次前往武昌，巡视围城部队。汉政权丞相张必先从岳阳率军前来支援武昌守军。常遇春乘其立足未稳、尚未集结完毕之际，迅急攻击，擒获张必先。城中守军见此，士气大落，陈理遂开城投降，朱元璋尽得荆襄、湖广之地。此后常遇春随左相国徐达攻取庐州，另外又率军扫平临江所属的沙坑、麻岭、朱陂等堡寨，擒获伪知州邓克明，拿下吉安。朱元璋军围攻赣州，熊天瑞顽强固守，久攻不下。朱元璋派使臣告谕遇春：“攻克城池后不要滥杀无辜，否则，即使得到此地，却无百姓，又有什么益处？”于是遇春在城下疏浚壕沟，设

立栅栏，前后屯兵六个月，进行围困。熊天瑞无力继续坚守，乃开城投降，遇春果然遵守元璋之谕，不行滥杀。朱元璋闻讯十分高兴，特赐书予以赞扬勉励。常遇春又告谕据守南雄、韶州的敌军，使其慑于兵威而投降。接着回师平定安陆、襄阳。又跟随徐达攻克泰州，击败张士诚援兵，监督水军筑海安坝以遏制张士诚军。

同年秋天，常遇春被任命为副将军，讨伐东吴。先后在太湖、毗山、三里桥连败吴军，兵锋直指湖州。张士诚调遣军队前来支援，屯兵于旧馆一带，出现在朱元璋军队身后。遇春率奇兵从大港出，在东阡扎营，又出现在张士诚军之后。敌军派出精兵与遇春决战，遇春率军奋力攻击，大破敌军。在平望袭击张士诚右丞徐义之军，尽焚其赤龙船。再败徐义于乌镇，将其北赶到升山，攻破其水陆军寨，全部俘获旧馆之兵，湖州遂被攻下。进而围攻平江，屯军虎丘。张士诚暗率军队袭击遇春，遇春与之战于北濠，大败士诚军，几乎抓获士诚。经过长久围攻，众将率军攻破葑门，遇春亦攻破阊门入城，东吴平定。晋升为中书平章军国重事，受封鄂国公。

复拜常遇春为副将军，与大将军徐达率兵北伐。太祖朱元璋亲自告谕他说：“统帅百万之众，冲锋陷阵、无坚不摧者，莫如副将军常遇春。不怕其不能战，只怕其麻痹轻敌。身为大将，却好与军校角斗，是我特别不希望看到的。”遇春表示改过。出征前夕，任命遇春兼太子少保。此后随徐达拿下山东各州郡，占领汴梁，进攻河南府。元军在洛水以北陈兵五万抵抗，遇春只身单骑冲入敌阵，敌骑兵三十余名各持武器向常遇春刺来。遇春一箭射死敌前锋，大声呼喊冲入

敌群，身后壮士紧随其后。敌兵大败，一直追杀五十余里。俘降元朝梁王阿鲁温，河南府所属郡邑依次攻下。回汴梁谒见太祖，又与大将军徐达攻取河北各处州郡。先率军攻取德州，与水军沿黄河齐头并进，在河西务打败元军，攻克通州，占领元朝国都——大都。另又攻下保定、河间、真定等府。

与大将军徐达进攻太原，元将扩廓帖木儿率军前来救援。遇春对徐达道：“我军骑兵虽已集结，但步兵尚未到达，骤然与元军作战，必会造成重大伤亡。如果夜袭，则可取胜。”徐达道：“好计！”恰逢此时扩廓帖木儿的部将豁鼻马前来约降，并主动表示愿作内应。于是挑选精税骑兵，各个口中衔枚，乘夜悄然突袭元营。此时扩廓帖木儿正在营帐中点燃蜡烛观看军书，仓卒间不知所措，扭伤一脚，乘匹劣马，带领十八名骑兵向大同逃跑。豁鼻马投降，明军俘获甲士四万，接着攻克太原。常遇春追赶扩廓帖木儿至忻州而还。太祖下诏，改命遇春为左副将军，地位在右副将军冯胜之上。向北攻占大同，转而环绕河东之地，拿下奉元路，与冯胜军会合，向西攻下凤翔。

恰值此时，元军将领也速攻打通州，太祖下诏，调常遇春还师准备，并以平章李文忠为副统帅，率领步兵、骑兵九万人，从北平出发，直抵会州。在锦州一带击败敌将江文清部，再败也速部于全宁。进攻大兴州，将千余名骑兵分设八面埋伏。大兴州守军乘夜逃跑，结果全部被擒，乘胜占领开平。元顺帝向北逃跑，遇春率军追奔数百里，俘虏元朝宗王庆生、平章鼎住以及将士万余人，缴获车一万辆、马三千匹、牛五万头，另有大量妇女和金银宝物等。在回师途中，

至柳河川时得暴病而亡，年仅四十岁。太祖闻听这一消息，震惊万分，异常哀痛。发丧至龙江，亲自祭奠送葬，并命礼官议定天子为大臣发哀礼仪。礼官提议，采用宋太宗为韩王赵普发丧之例。太祖命令道：“可以。”特赐埋葬于钟山之原，并给冥器九十种随葬墓中。赠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太保、中书右丞相等官爵，追封为开平王，谥号忠武。附祀于太庙和肖像功臣庙，位置均排列第二。

遇春沉着勇猛果敢，平时善于抚慰士兵，战斗中冲锋陷阵，未曾打过败仗。他虽然不识字读书、精通文史，但用兵中却常与古代兵法相吻合。他虽比大将军徐达年长两岁，多次随征出战，均能谨慎行事，听从约束，时有徐、常并为名将之称。遇春曾自言能统兵十万，因此军中又称之为“常十万”。

常遇春的堂弟常荣，因战功官至指挥同知，跟随李文忠出塞，战死在胘胸河。遇春有二子，即：常茂、常升。

明史卷一百二十七

列传第十五

李善长

李善长，字百室，定远人。少读书有智计，习法家言，策事多中。太祖略地滁阳，善长迎谒。知其为里中长者，礼之，留掌书记。尝从容问曰：“四方战鬪，何时定乎？”对曰：“秦乱，汉高起布衣，豁达大度，知人善任，不嗜杀人，五载成帝业。今元纲既紊，天下土崩瓦解。公濠产，距沛不远。山川王气，公当受之。法其所为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太祖称善。从下滁州，为参谋，预机画，主馈饷，甚见亲信。太祖威名日盛，诸将来归者，善长察其材，言之太祖。复为太祖布款诚，使皆得自安。有以事力相齟齬者，委曲为调护。郭子兴中流言，疑太祖，稍夺其兵柄。又欲夺善长自辅，善长固谢弗往。太祖深倚之。太祖军和阳，自将击鸡笼山寨，少留兵佐善长居守。元将谍知来袭，设伏败之，太祖以为能。

太祖得巢湖水师，善长力赞渡江。既拔采石，趋太平，善长预书榜禁戢士卒。城下，即揭之通衢，肃然无敢犯者。太祖为太平兴国翼大元帅，以为帅府都事。从克集庆。将取镇江，太祖虑诸将不戢下，乃佯怒欲置诸法，善长力救得解。镇江下，民不知有兵。太祖为江南行中书省平章，以为参议。时宋思颜、李梦庚、郭景祥等俱为省僚，而军机进退，赏罚章程，多决于善长。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，命兼领

府司马，进行省参知政事。

太祖为吴王，拜右相国。善长明习故事，裁决如流，又娴于辞命。太祖有所招纳，辄令为书。前后自将征讨，皆命居守，将吏帖服，居民安堵，转调兵饷无乏。尝请榷两淮盐，立茶法，皆斟酌元制，去其弊政。即复制钱法，开铁冶，定鱼税，国用益饶，而民不困。吴元年九月论平吴功，封善长宣国公。改官制，尚左，以为左相国。太祖初渡江，颇用重典，一日，谓善长：“法有连坐三条，不已甚乎？”善长因请自大逆而外皆除之，遂命与中丞刘基等裁定律令，颁示中外。

太祖即帝位，追帝祖考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，皆以善长充大礼使。置东宫官属，以善长兼太子少师，授银青荣禄大夫、上柱国，录军国重事，余如故。已，帅礼官定郊社宗庙礼。帝幸汴梁，善长留守，一切听便宜行事。寻奏定六部官制，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。奉命监修《元史》，编《祖训录》、《大明集礼》诸书。定天下岳渎神祇封号，封建诸王，爵赏功臣，事无臣细，悉委善长与诸儒臣谋议行之。

洪武三年大封功臣。帝谓：“善长虽无汗马劳，然事朕久，给军食，功甚大，宜进封大国。”乃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、特进光禄大夫、左柱国、太师、中书左丞相，封韩国公，岁禄四千石，子孙世袭。予铁券，免二死，子免一死。时封公者，徐达、常遇春子茂、李文忠、冯胜、邓愈及善长六人。而善长位第一，制词比之萧何，褒称甚至。

善长外宽和，内多枝刻。参议李饮冰、杨希圣，稍侵善长权，即按其罪奏黜之。与中丞刘基争法而讷。基不自安，请告归。太祖所任张昶、杨宪、汪广洋、胡惟庸皆获罪，善

长事寄如故。贵富极，意稍骄，帝始微厌之。四年以疾致仕，赐临濠地若干顷，置守冢户百五十，给佃户千五百家，仪仗士二十家。逾年，病愈，命董建临濠宫殿。徙江南富民十四万田濠州，以善长经理之，留濠者数年。七年擢善长弟存义为太仆丞，存义子伸、佑皆为群牧所官。九年以临安公主归其子祺，拜驸马都尉。初定婚礼，公主修妇道甚肃。光宠赫奕，时人艳之。祺尚主后一月，御史大夫汪广洋、陈宁疏言：“善长狎宠自恣，陛下病不视朝几及旬，不问候。驸马都尉祺六日不朝，宣至殿前，又不引罪，大不敬。”坐削岁禄千八百石。寻命与曹国公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，同议军国大事，督圜丘工。

丞相胡惟庸初为宁国知县，以善长荐，擢太常少卿，后为丞相，因相往来。而善长弟存义子佑，惟庸从女婿也。十三年，惟庸谋反伏诛，坐党死者甚众，善长如故。御史台缺中丞，以善长理台事，数有所建白。十八年，有人告存义父子实惟庸党者，诏免死，安置崇明。善长不谢，帝衔之。又五年，善长年已七十有七，毫不检下。尝欲营第，从信国公汤和假卫卒三百人，和密以闻。四月，京民坐罪应徙边者，善长数请免其私亲丁斌等。帝怒按斌，斌故给事惟庸家，因言存义等往时交通惟庸状。命逮存义父子鞠之，词连善长，云：“惟庸有反谋，使存义阴说善长。善长惊叱曰：‘尔言何为者！审尔，九族皆灭。’已，又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之云：‘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。’善长惊不许，然颇心动。惟庸乃自往说善长，犹不许。居久之，惟庸复遣存义进说，善长叹曰：‘吾老矣。吾死，汝等自为之。’”或又告善长云：“将军蓝玉出塞，至捕鱼儿海，获惟庸通沙漠使者封

绩，善长匿不以闻。”于是御史交章劾善长。而善长奴卢仲谦等，亦告善长与惟庸通赂遗，交私语。狱具，谓善长元勋国戚，知逆谋不发举，狐疑观望怀两端，大逆不道。会有言星变，其占当移大臣。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。而吉安侯陆仲亨、延安侯唐胜宗、平凉侯费聚、南雄侯赵庸、荥阳侯郑遇春、宜春侯黄彬、河南侯陆聚等，皆同时坐惟庸党死，而已故营阳侯杨璟、济宁侯顾时等追坐者又若干人。帝手诏条列其罪，傅著狱辞，为《昭示奸党三录》，布告天下。善长子祺与主徙江浦，久之卒。祺子芳、茂，以公主恩得不坐。芳为留守中卫指挥，茂为旗手卫镇抚，罢世袭。

善长死之明年，虞部郎中王国用上言：“善长与陛下同心，出万死以取天下，勋臣第一，生封公，死封王，男尚公主，亲戚拜官，人臣之分极矣。借令欲自图不轨，尚未可知，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，则大谬不然。人情爱其子，必甚于兄弟之子，安享万全之富贵者，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。善长与惟庸，犹子之亲耳，于陛下则亲子女也。使善长佐惟庸成，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，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，尚主纳妃而已矣，宁复有加于今日？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。当元之季，欲为此者何限，莫不身为齑粉，覆宗绝祀，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？善长胡乃身见之，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。凡为此者，必有深仇激变，大不得已，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。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，无纤芥嫌，何若而忽为此。若谓天象告变，大臣当灾，杀之以应天象，则尤不可。臣恐天下闻之，谓功如善长且如此，四方因之解体也。今善长已死，言之无益，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。”太祖